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1924年「中俄協定」研究—從北洋「修約外交」發展角度的 考察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4-018-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唐啟華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7 日

# 1924年《中俄協定》研究—從北洋「修約外交」發展角度的考察

唐啓華

## 中文摘要

本研究計畫進行堪稱順利，基本上已達成預期目標。

鑑於過去兩岸學界對1924年《中俄協定》的研究成果雖多，但有一手史料運用不足及詮釋架構受政治觀點影響兩大缺陷，本人乃針對這兩點下功夫，力求突破前人研究之限制。閱讀史料與觀點逐漸形成之後，本人決定將焦點集中在中俄舊約廢止問題，分三個階段，撰寫三篇論文，分別探討1. 1917-1923年北京政府與地方當局清理舊俄在華條約權益的成果，2. 1923-1924年《中俄協定》談判過程中對中俄舊約廢止問題的交涉及成果，以及3. 1924-1927年中俄會議的歷程。

現已完成三篇論文初稿，並先集中於第二篇，預計短期內修訂完成，投稿學術刊物，尋求發表機會。第一、三兩篇，也將繼續修訂，陸續發表。將來撰寫北洋修約外交研究專書時，將納入為其中篇章。

## **A Study on Sino-Soviet Treaty of 1924: From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eaty Revision Diplomacy” of Peking Government**

Chi-hua Tang

###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has been accomplished and produced intended results principally.

Since former researches on Sino-Soviet Treaty of 1924 had been hampered by lacking first-hand materials and too much political prejudice, this research consulted with archives o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ied to be as objective as possible. After reading and digesting materials I decided to concentrate my research on the crux of this treaty—the issue of cancellation of old unequal treati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ree periods have been discussed, 1917-1923, 1923-1924 and 1924-1927. In the first period the Peking government consistently reclaimed almost all the treaty rights of Tsar Russia,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the formal cancellation in the next period. In the second period Peking diplomats insisted on cancellation of all old treaties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Soviet diplomats. Finally, they figured out an secret protocol by which all the old treaties will not be enforced. In the last period the formal conference between Soviet and China reached nowhere.

This research sheds some new lights on both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reaty Revision Diplomacy’ of the Peking government. I’ve finished drafts of three theses dealing three periods accordingly. They are hopefully to be published soon.

關鍵詞：中俄協定、密件議定書、中俄會議、修約外交、加拉罕、王正廷、顧維鈞。

Key Words: Sino-Soviet Treaty of 1924, Secret Protocol, Sino-Soviet Conference, Treaty Revision Diplomacy, Lev Karakhan, Cheng-ting Wang, Wellington Koo,

## 結案報告

### (一) 前言

感謝國科會支持，本人 9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進行堪稱順利，基本上已達成預期目標，並獲致比預期更豐碩的成果。現謹撰此結案報告，將本年度之研究成果，總結如下。

### (二) 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

1924 年《中俄協定》研究，係本人多年來進行的北洋「修約外交」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份。本人對中蘇關係史本無研究，原來認為過去學界對《中俄協定》的研究成果很多，只需擷取其中的相關部分，補足本人北洋「修約外交」研究所需即可。然而經過大量閱讀研究成果之後，發現過去的研究成果雖多，但從「修約外交」發展的角度看，仍有許多缺失及不足之處，實有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探討的必要，乃投入這一個較陌生的研究領域。經三年摸索後，對此主題自覺略有掌握，乃向國科會提出研究計畫，同時給自己設定研究進度，更積極的進行。

鑑於過去兩岸學界對 1924 年《中俄協定》的研究成果雖多，但有一手史料運用不足及詮釋架構受政治觀點影響兩大缺陷，本人乃針對這兩點下功夫，力求突破前人研究之限制，希望能拓展這個領域的學術研究前沿。在史料方面，本計畫主要使用多檔案對照研究法，以中研院近史所收藏之北京政府《外交檔案》為主體，輔以近年大陸翻譯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及中國革命》叢書，及英國(FO)外交檔案。北京政府《外交檔案》過去曾編輯出版《中俄關係史料》，但只到 1921 年，1922-1928 年部分，仍有大量檔案未被充分利用，本人乃投入許多時間、精力，大量閱讀檔案。在閱讀過程中，發掘出許多過去沒有被使用過，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珍貴史料，讓本人在詮釋史事時，享有更開闊的揮灑空間。這一點，必須要感謝台灣擁有中國外交史研究得天獨厚的史料優勢。

在詮釋視野方面，過去學界受限於革命史觀，以廣州政府為民初歷史之正統，對北京政府外交有先入為主的成見，認定北洋軍閥是帝國主義的傀儡，北洋外交是賣國外交。對於中蘇關係則受當時國共合作聯俄的影響，認定蘇聯兩次對華宣言，主動自願放棄舊俄在華條約特權，北京政府則受協約列強影響，百般刁難，不願承認蘇聯，只有在國、共努力發動輿論，北京政府才在民意壓力之下簽署《中俄協定》。西方學界比較肯定北京政府外交表現，如 Leong Sow-theng (梁肇庭),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6*, Canberra, 1976。然而此書對 1924-1927 之中俄會議，幾乎沒有觸及，立論仍嫌狹隘。美國學者 Bruce Elleman, *Diplomacy and Decepti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7*, M. E. Sharpe, 1997，一書雖充分利用史料，並有許多新見解，但是為美國外交辯護，譴責蘇聯對華外交之秘密性與欺騙性，色彩濃厚，頗多推論過當之處。本人則將《中俄協定》放在整個北洋「修約外交」發展的脈絡中考察，得出與前人研究相當不同的看法。

### （三）計畫執行成果：

在閱讀史料與觀點逐漸形成之後，本人決定將焦點集中在中俄舊約廢止問題，分三個階段，撰寫三篇論文，分別探討 1. 1917-1924 年北京政府與地方當局清理舊俄在華條約權益的成果，2. 1923-1924 年《中俄協定》談判過程中對中俄舊約廢止問題的交涉及成果，以及 3. 1924-1927 年中俄會議的歷程。

現已完成三篇論文初稿，並集中於第二篇，預計短期內修訂完成，投稿學術刊物，尋求發表機會。第一、三兩篇，也將繼續修訂，陸續發表。將來撰寫北洋修約外交研究專書時，將納入為其中篇章。

本計畫擬撰寫三篇論文，其要點如下：對於 1. 1917-1924 年北京政府與地方當局清理舊俄在華條約權益的成果，本人認為蘇聯兩次對華宣言，是蘇聯革命初期理想主義外交，以及突破外交孤立的現實需要，在 1919、1920 年發出的。但隨著政權逐漸鞏固，現實國家利益逐漸壓倒共產主義理想之後，蘇聯就不願受兩次宣言的約束，用各種藉口擺脫或曲解。因此，兩次對華宣言絕非蘇聯主動自願廢止在華舊約的根源。本人研究心得是，北京政府及東北、新疆地方當局，利用俄國革命及協約列強對蘇聯之敵意，逐步清理舊俄在華條約權益，例如停止舊俄使領待遇、收回俄僑領事裁判權、收回俄租借、收回中東鐵路護路權、收回中東路區行政司法權、收回俄商在新疆貿易免稅權等等，基本上，已實質收回絕大部分舊俄在華條約特權，造成既成事實，這才是廢止中俄舊約的基本處境。蘇聯因為兩次宣言在先，無法否認中國之作爲，但在中東鐵路管理權以及外蒙古駐軍兩問題上，堅決不讓步，是兩國爭執的焦點。

對於 2. 1923-1924 年《中俄協定》談判過程中對中俄舊約廢止問題的交涉及成果，本人以《中俄協定》中之〈密件議定書〉爲核心，探索該議定書形成之歷程，考察中蘇在談判時對廢止舊約之激烈爭辯，到最後妥協成〈密件議定書〉。由於過去學界多不知有此件〈密件議定書〉，或是雖知有此件，但不知其意義，無法評價《中俄協定》對廢止舊約到底是如何安排的，至今學界仍不能確定《中俄協定》簽署後，中俄舊約到底廢止了沒有？本人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一些實例，探討中、蘇及外交團三方，環繞中俄舊約廢止問題的爭議，進一步探索北洋「修約外交」在這個階段發展的歷程及意義，本人自認為本研究對中蘇關係及北洋外交提出了相當新穎及突破性的詮釋。

對於 3. 1924-1927 年中俄會議的歷程，由於《中俄協定》根本性質是中俄會議之大綱，因此中俄會議的成敗是評價《中俄協定》的關鍵。然而過去學界基本上忽略了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任何嚴謹的學術研究。本研究依據北京政府《外交檔案》，重建會議歷程，探討雙方爭執焦點，以及會議無結果而終的原因。本人認為蘇聯根本不想與北京政府會議解決中蘇懸案，因為任何解決方案對蘇聯都不利。中國方面則因直、奉內戰，奉系逐漸入主北京，主導中俄會議，張作霖與蘇聯在中東鐵路管理權上，激烈爭執，衝突不斷，不能妥協。加以，蘇聯支持馮玉祥，並促成孫中山北上，與馮氏合作掌控北京政府，引起張作霖之疑慮，導致奉蘇關係緊張，中俄會議最後以張作霖驅逐加拉罕，甚至派軍警搜查北京蘇聯使館，雙方決裂而告終。中俄會議無結果，《中俄協定》因而並無多大實質意義。

### （四）本研究成果對北洋「修約外交」研究的重要性

1924年《中俄協定》研究是本人北洋「修約外交」研究的一部份，原來認為《中俄協定》只是一個不可迴避的重要個案，不得不作研究，不料研究完成時，本人發現必須要將整體北洋「修約外交」研究的架構作重大修正。

北洋外交主要的對象是協約國列強，但是俄國革命後，蘇聯積極爭取中國的合作，作為其世界革命重要的一環，故陸續派遣使節來華，宣揚反帝廢約，並尋求反帝鬥爭的合作對象。過去學界的研究，都集中在蘇聯或共產國際與孫中山及廣州政府的關係，探討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孫中山逝世後廣州國民政府發展，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推翻北京政府，統一全國的歷程。本研究則指出另一個中蘇關係的面向，就是蘇聯或共產國際與北京政府的關係同樣重要。

從年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叢書的中譯與出版，學界已認知到蘇聯在華，原來是把聯合的對象，放在北方的馮玉祥身上，從1924年10月馮玉祥的首都革命，到1926年4月馮部受吳佩孚、張作霖聯軍壓迫，退出北京，蘇聯大量軍援、經援馮部，數量超過對廣州的支持。但是，學界從未以外交史的角度，考察此期的蘇聯與北京政府的關係。

本研究考察了1917-1927年間的中蘇交涉，對於此期的蘇聯與北京政府關係，有了與過去相當不一洋的理解。簡言之，蘇聯代表加拉罕自1923年9月抵北京，到1926年秋離華，他在北京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其重要性絕不下於在廣州的鮑羅庭，而從體制上看，鮑羅庭是加拉罕的屬下。然而，學界對鮑羅庭研究很多，對加拉罕在華的研究，卻幾乎沒有。本人認為，加拉罕在北京，透過對馮玉祥，及北方國、共黨人及輿論，以及其外交團領銜地位，對北京政局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在本研究的許多個案都可見到其影響，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主題。

就北洋「修約外交」發展而言，1924年《中俄協定》的簽署，讓蘇聯在中國輿論界得到好評，親蘇者日多。蘇聯又促成孫中山北上，試圖讓他與馮玉祥共同掌控北京政局，建立親蘇政權，這個謀略雖然失敗，但是蘇聯在北方影響力已大為增加。到1925年五卅慘案後，蘇聯利用國人反帝高潮，支持北京政府外交部向華會列強提出修約要求。加以當時馮玉祥對北京有影響力，王正廷多次擔任外交總長，北洋外交在修約政策上有許多突破，終於在1926年初確立「到期修約」政策，並堅決執行，獲致可觀成果。北洋「修約外交」在此期突破性的發展，與蘇聯影響密切相關。

體會到這一點，對本人整體北洋「修約外交」研究，是十分重要關鍵性的突破，相信可對民初外交史研究，得到更全面的認識。因此，《中俄協定》研究的完成，不僅是北洋外交的一個個案研究的完成，也是整體北洋「修約外交」研究在觀念上的成熟，本人對在不久的將來撰寫「修約外交」專書，充滿信心。

#### （五）本計畫執行的學術交流

由於本計畫獲致的成果，與過去學界的主流見解差異頗大，本人雖自認為運用檔案史料充分，觀點較平允寬廣，自信研究成果可站得住腳，但是因投入中蘇關係時間不長，難免所見不廣，見解或有不全面或不妥之處，乃決定與大陸學界的前輩專家們交流。本人利用獲北京大學歷史系邀請，於2005年8-9月赴該系訪問的機會，於9月6日赴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本研究的成果與心得，與中蘇關係史專家薛銜天、李嘉谷、徐曰彪、

李玉貞、張振昆、步平、欒景河、王建朗等，進行熱烈深入的交流。基本上，本人的成果雖與諸前輩學者的論點相當不同，但獲得大陸專家的肯定，認為言之成理，並提許多意見，鼓勵本人進一步研究。本人此次學術交流，獲益匪淺，同時對本研究的成果更具信心。

#### （六）結語

本人投入中俄條約關係研究數年，經辛苦閱讀史料，形成觀點，摸索琢磨之後，終於在這一年結出豐碩的成果。目前仍須將三篇論文一一完成發表，接受學界的公評。其中第二篇已接近完成，將以〈1924年《中俄協定》與中俄舊約廢止問題—以〈密件議定書〉為中心的探討〉為名發表。在此，謹向國科會的支持與鼓勵，表達誠摯的謝意。本人將繼續在學術之路上努力向前，預定本年度中，完成清末修約觀念與實踐研究後，在下一年即可撰寫北洋「修約外交」專書，將多年來的研究，作完整全面的總結。尚請國科會能繼續支持本人的研究。